

伍美珍 & 黎雨/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细细品味，柠檬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，淡黄色的香味。

柠檬女孩的 Ning Meng 柠檬生活

(爆笑+搞怪) 2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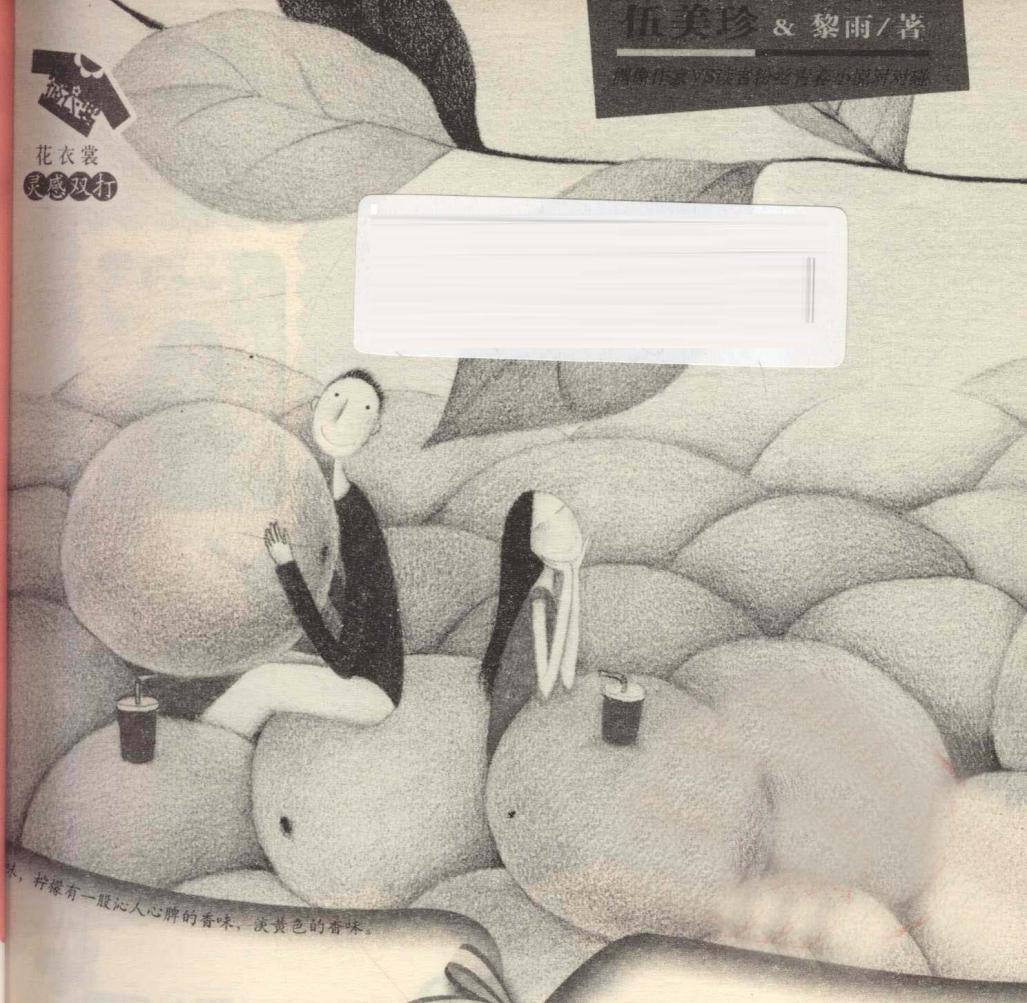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伍美珍 & 黎雨 / 著

插畫:伍美珍 ES设计名貴書系編輯部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果，柠檬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，淡黄色的香味。

柠檬女孩的 Ning Meng 柠檬生活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 / 伍美珍, 黎雨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

(花衣裳, 灵感双打校园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3796-2

I . 柠… II . ①伍… ②黎… III 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5728 号

书名	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					
©	伍美珍 黎雨 著	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			
网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		
承印厂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					
经销商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		
印数	1—10000	印张	8	字数 159 千字		
印次	2007 年 6 月第 1 版,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				
规格	850 毫米×1168 毫米		开本	32 开		
书号	ISBN 978-7-5353-3796-2		定价	10.80 元		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伍美珍 & 黎雨 / 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来，柠檬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，淡黄色的香味。

柠檬女孩的 Ning Meng 柠檬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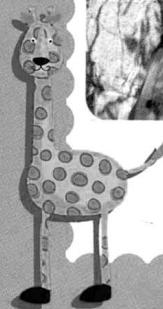
(爆笑+搞怪) 2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伍美珍



- “花衣裳”中的“美美姐姐”
- 喜欢简单和真诚，留恋童年和青春
- 在多家杂志开通“阳光姐姐热线”
- 知名青少年书籍品牌花衣裳创始人之一
- 在内地及香港共出版50余部校园题材作品，代表作有《同桌冤家》系列，《阿呆和阿瓜的故事》系列等等，作品风格幽默和深情兼具，曾登上卷调查全国少儿书畅销榜
- 获文化部蒲公英少儿读物奖、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等
-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- 希望自己写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打动读者
- 信箱：mzwu610@21cn.com
- 网站：www.hysts.com



黎雨

叫管弦。叫LIYU狂。叫笑如烟花的小弦。

学生。不在乎年龄的人，用心漫步的人，热衷尝试和冒险。

喜欢阅读与写作，喜欢蓝调和萨克斯。喜欢旅行和摄影。

喜欢香水，电影，咖啡和SPACE。

期待成功与完美，勇敢追求梦境中的美好。

有专栏，发表作品，偶有录入书中，一直努力。

I'm not the best, but I can try my best.

E-mail:mmzgreen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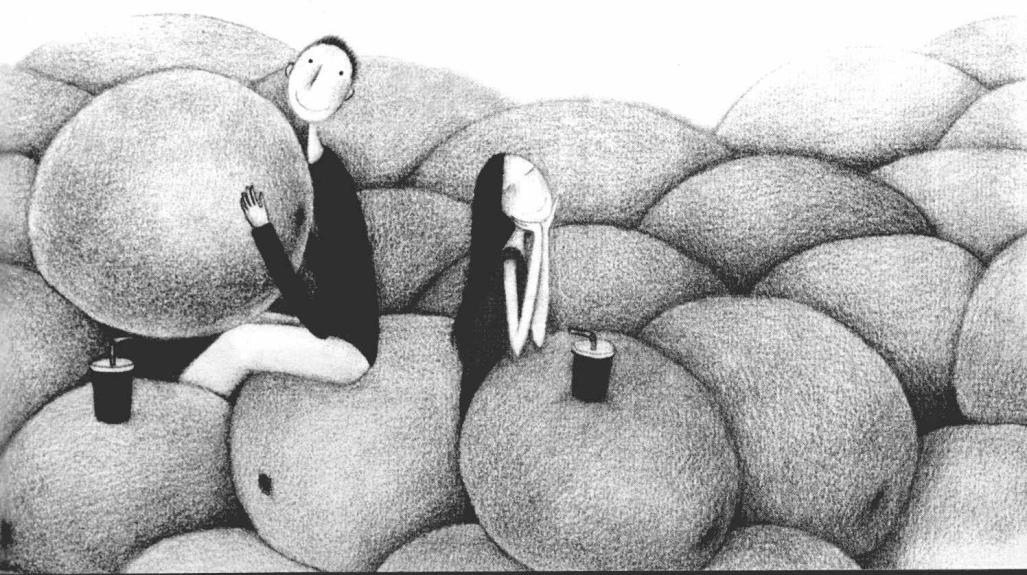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www.eddingbook.com



[美美 STORY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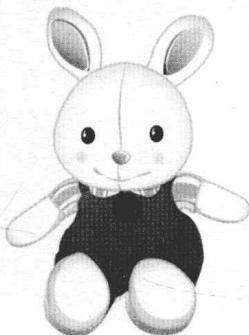
掐死你的温柔.....	/1
巨奇怪的梦.....	/20
绿色梦魔.....	/25
喔,爸爸我要钱.....	/37
欠扁的成语.....	/61
花痴严小段之脱线花头经.....	/72
你不会有好结果.....	/96
毛丫和猫阿的故事.....	/108



[附录]

对话(美美 VS 黎雨)

/247



[黎雨 STORY]

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..... /154

我们的爱重新开始..... /185

小鲤鱼和六块钱..... /194

我真的很喜欢你..... /202

非常班级里的非常我们..... /215

独自歌唱..... /230

幸福的地图..... /238

掐死你的温柔

我们全都站在操场上，几乎全校出动，一站绿压压一大片。

惜城环顾着周围，感慨地说，我们都像是早春的麦苗！

大家的心思其实都在各自的衣服上，新发的军装，穿在身上老土得要死。咪咪和几个女生老是咯咯乱笑。

我却没精打采。

老妈曾经这样形容我：“只要能坐着你就决不会站着，只要能躺着你就决不会坐着。”结论是：“你是一个懒鬼！”

美丽的班头陈月站在我们班最前面，她任由惜城在男生队伍里滔滔不绝，时而还忍俊不禁笑一下，露出一对小虎牙。

惜城好像一直在说“如果……就……”什么的，等我注意去听时，他周围的一群男生都在争先恐后地造句子：

“欺负同学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有魄力。”

“捡垃圾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环保。”

“扁人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主持正义。”

“掐人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按摩。”

.....

女生都在笑，男生就越说越起劲。

直到一群气宇轩昂、肩章闪亮的军官和校长、主任们一同从教学楼内走出来，女生的注意力立即乾坤大转移，个个伸长



了脖子，面露惊喜：“呀，教官来了！”

连陈月都转过身去看。

这时，广播里叫各班班主任去和本班教官见面，陈月高兴地叫着隔壁班美眉老师的名字，她们像是过节的小孩一样，兴奋地向校长那边小跑过去，不过我敢打赌她们的快乐决不是冲着校长去的。

此刻我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含恨”和“饮恨”了——听着她们在唧唧喳喳议论着哪个教官帅、哪个教官丑，我却一个都看不清楚。只好不停地问咪咪：“哪个最帅？左边的？哦，左边数第几个？”

一边急切地问，一边眯起眼睛，拼命把眼球聚焦调整到一起。

最后我听见她们意见达到了高度的统一：

“最帅的是左边数第2个！”

我把右手往额头上一遮，差点就要将左脚离地、膝盖弯曲顶到胸口上——我想我在潜意识中一定是在祈祷孙悟空能赐给我一双千里眼。

左边，第一个、第二个……通过使劲眯眼睛的努力，我终于看见了——虽然那个人面目看不清楚，但我也知道他根本就不算是……

“不对吧？左边第二个，那个家伙是个矮子耶！”我迟疑了片刻，终于向众人提出心底的疑问。

说完，我放下权做凉棚的右手，坦然地看着大家。

我看到的是一双又一双瞪得如铜铃一般愤怒的眼睛——

“搞没搞错，他还矮？”

“是啊！据目测，他有185耶！”

这下轮我瞪眼睛了：“搞没搞错？他有185那我就有190啦！”

我显得自信满满。

咪咪拍拍我肩膀：“喂，你说的矮子是左边第一个吧！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左边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矮子，”犹豫了片刻，我又断然告诉她，“其实我觉得左边第三个还是蛮帅的！”

咪咪疑惑地看看我，问道：“你到底看到了几个教官？”

这时，我又听到了惜城失望的声音：“搞没搞错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教官哪？”

我抬头望去，远远地，依稀看见陈月和两个又矮又瘦的教官向这边走来。

“为什么我们班有两个教官哪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而且都是矮子。”我又沮丧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兔子，你是不是发烧啊？”咪咪还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。

我把咪咪的手使劲朝边上一拨，这时，我看陈月和一个教官已距离我们很近了。

“奇怪，两个怎么又变成了一个呢？”我嘀咕了一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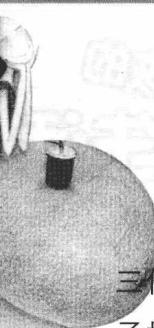
咪咪忽然笑起来，像神经病一样，她笑着笑着，就笑弯了腰。

“你发痴啊？”我骂她。

咪咪一边笑一边对我竖起一根手指头：“兔子，你看，这里有几根指头？”

周围的美眉这时全都哗哗地笑起来，在她们的笑声中，我幡然醒悟，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又清晰地浮现出来了——





那是期中体检的时候，我站在视力表前，被模糊一片、颠三倒四的“E”字，还有医生手里那毫无章法的上下翻飞的细棍子搅得心慌意乱，竟问医生：“您问的是哪根棍子指的字母？”

医生和蔼可亲地问我：“我手里有几根棍子？”

“两根！”我回答得理直气壮。

结果，周围等着查视力的美眉们笑得几乎全体趴倒在地。

医生倒是仁慈地没笑，她一边填我的视力表，一边继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：“你的视力有严重的问题，不仅近视，而且闪光度数也很高，要注意啦！”

我红着脸猛点头，又冲口说出一句让我后悔不已的话来，我说的是：

“是哦是哦，我平时看月亮都有两三个的！”

用咪咪的话说，这句话成了兔子罗洁的经典。

这时，陈月已经和矮教官站在队伍前面了，好在我是站第二排的，终于还是看清楚了我们教官的绿豆眼睛，还有黑黑的皮肤——还有，他的目测身高大约是165。

陈月含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这是我们班的教官，马教官！”

我们便装出有礼貌的样子来，使劲鼓掌。

马教官忽然立正，啪地向大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他憨厚地裂嘴一笑时，露出的几颗黄色大板牙。

马教官开始给大家训话，我听得有点吃力——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方言。

这时，从隔壁班那边传过来欢快的笑声，接着是热烈的鼓掌，我们的眼光全被吸引过去了，我就是瞎子也看见了——

隔壁班的教官一定就是咪咪她们刚才谈论的那个最帅的教官，他身板挺得直直的，帽檐下的脸棱角分明，好像言语也颇风趣，不然隔壁班那帮平时看起来死样怪气的幸运儿不会这么兴奋。

尤其是女生。

马教官有个扔进人堆就看不见的名字——马民！

他站在队列前大声说：“我叫马民！你们可以叫我马排长！”

肥仔在下面小声应：“哦，你是妈咪排长。”

有人笑，马民却严肃地问：“吓杀麻（什么）东西，嗯？”

结果有更多人笑，陈月也在抿嘴偷笑，一边笑一边拿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瞪我们，不过她瞪人的时候也是那么温柔。

妈咪排长一直让我们立正稍息立正稍息，没完没了。

我的脚站得又酸又麻又胀，不禁瞪着妈咪排长，恨不得把他做成妈咪虾条！

这时，隔壁班发出一阵欢呼，大家一看，都万分失意——他们全都像和尚一样盘腿坐地上了。

“这是做什么？练瑜伽功啊？难道军训也要练这个么？”我小声嘀咕着。

“下面就是有米田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坐下来的！”惜城的声音。

妈咪排长顺着我们的眼光，也朝那边歪了一下脑袋，接着，他出人意料地宣布：“现在，大家原地坐下，不得离开，休息10分钟！”

“啊？耶——”全体欢呼，然后呼啦啦全坐下了。

肥仔的声音：“惜城，担心你屁股底下有米田共啊！”

我们吃吃地笑。

我低头拔脚边的草根，看到根部居然有汁水溅出，正玩得有趣，忽然感到不太对劲——周围似乎太安静啦！

我敏感地抬头一看，原来隔壁班那个帅叔教官居然……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跑到我们队伍前来了，他和咪咪排长、美女陈月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好像说得正起劲呢！

“唉——，又有人来泡我们的陈月啦！”惜城叹气。

“哈，惜城你喝醋啦！”肥仔嘻嘻地坏笑。

惜城也不反击，面对周围一双双不怀好意看着他的眼睛，他转了一下眼珠，说：

“不过这回，有点麻烦啦。”

“你是杀麻意思么，惜城哪！”咪咪阴阳怪气地问惜城。

“这还用问哪，三角恋哪！不要出人命才好。”惜城居然把一节草根衔在嘴里咂摸着。

我再次抬头看前面，发现隔壁班美眉老师已按捺不住，丢了她的学生，也向这边来了。

“这下更麻烦啦，三角变四角啦！”

我小声惊叹。

隔壁班的美眉老师看起来像是咪咪的姐姐，胖乎乎的脸，胖乎乎的身材，扎着高高的马尾巴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两弯月牙。

她叫袁杰。

袁杰 VS 陈月，帅叔排长 VS 咪咪排长，哎呀，怎样给他们

四人排列组合呢？

惜城说：“四个人，有得拼！”

咪咪小声告诉我：“兔子，你看，妈咪排长的肩章跟帅叔排长的肩章不一样的耶！”

我一听，忙说：“什么？让我瞧瞧！”

于是又眯起眼睛努力地瞧，终于瞧出了大概——咪咪说的没错，帅叔排长的肩章是黄灿灿、硬挺挺的，妈咪排长的肩章，却是红不拉几的两块布而已。

咪咪说：“帅叔官大，肯定的！”

我点头应和，也做出内行的样子来：“黄的，好像含金量高哎，对吗咪咪？”

惜城不屑的语气：“切！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哪？那家伙是少尉，而妈咪排长只是学员而已！”

我再次抬头打量这两个人的肩章：“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刚才校长不是说，他们都是炮兵学院的么？”

“笨！”惜城再次用简短的话语来打击我，“一个是学员，一个真正的教官哪！”

咪咪应和着：“也是哦！不然妈咪排长干嘛什么都跟帅叔学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这时我们的陈月，像个小白兔一样，刷地蹦向我们，笑语盈盈地问大家：“同学们，我们来和2班比赛拉歌好不好？”

2班，就是帅叔带的那个班！

“不~~好~~~”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不知道是哪个不知死活的

男生，居然敢懒洋洋地小声地这么回答我们兴致勃勃的陈月小姐。

陈月有点尴尬，脸微微红了。

我感到有点内疚，相信大家的感觉和我都差不多。

想不到的是，帅叔排长居然训起我们来了：“刚才老师的话，你们怎么不回答，啊？”

MY GOD！这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家伙！

可是这个家伙却真的很能镇住人咧——特别是那一声短促的“啊？”，比妈咪排长的“笑杀麻东西”杀伤力大1000倍。

“好——”大概是迫于淫威，我们有气无力地回答道。

于是，就开始准备。

袁杰和帅叔排长回他们的班级，妈咪排长和陈月肩并着肩站在一起，咪咪问我，这两人一黑一白，像不像黑白无常？

妈咪排长笑眯眯地问：“同宵（学）们，会不会唱《打靶歌》？”

“不——会——”我们板着脸，懒洋洋地回答。

“老土！”咪咪又在小声嘀咕。

“那俺们就唱《诡计歌》，给他们瞧瞧！”妈咪排长依然兴致勃勃。

他居然还会唱那种东西，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惜城还摇头晃脑地感叹：“看不出来，实在看不出来！”

妈咪排长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们：“同宵（学）们，难道你们连这也不会唱？”

“不——会——”我们拖长了语调大声说。

我看到肥仔把他的大脑袋摇得像夏天的蒲扇。

妈咪排长又用“不会吧”的眼神看陈月，陈月困惑地朝他

摇摇头。

“那好，我来唱一句，同宵（学）们你们听好了，咳——”
妈咪排长清了清嗓子。

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人们——”

原来他说的居然是《国际歌》！

大家爆笑成一团，连陈月都笑得像风中的杨柳，摇摇摆摆、
欲弯不弯。还一边用手拭着眼睛，估计是把晶莹的泪珠都笑出
来了。

妈咪排长既没有问我们“笑杀麻东西”，也没有生气，他自
己还瞅着陈月憨笑。

难道他真的是想泡我们的陈月？

2班那边好像已准备好了，袁杰朝这边喊道：“喂——，你
们好了没有啊？”

这边没人应，因为陈月还在笑啊，而妈咪排长所有的注意
力都集中在了陈月的身上了。

惜城和几个男生好像正在急切地商量着什么。

“喂——”这是帅叔排长在喊。

惜城急切地说“准备，开始——”

接着，我听见我们班的男生吼着嗓子唱起了一种非常奇怪
的歌，无论是歌词还是调子都土得掉渣，不过，听起来似乎蛮
有趣的——

“我们坐车去军训，撞了。撞到一棵大槐树，倒了。环保委
员来视察，告诉我们罚5元，好了……”

咪咪和好几个女生又一次笑得要死要活。

2班那边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唱了起来，腔调居然和我们这边一模一样：“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，出租司机要流氓，跑了。碰到一个东北人，送到医院缝五针，好了……”

咪咪和几个女生一起大叫：“2——班——输，1——班——赢——！”

2班的女班长站了起来：“好了，第一局就算我们输，你们提要求吧！”

我们班女生就大声叫道：“孙排长来一个，孙排长来一个！”

帅叔排长乖乖地站在我们班面前，搓着手，说：“我来唱一首歌，歌名叫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”

说完，他还看了陈月一眼。

“哇——情歌耶！”咪咪小声惊叹。

帅叔排长头一昂，向着东方唱了起来：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……”

我们偷看陈月的表情，只见她抱着胳膊肘，索然地看着帅叔排长在那里抒情。

也是！这么老的歌，他唱得再动情也不会好听的。

帅叔排长唱完了，大家热烈鼓掌，惜城和肥仔叫道：“再来一首，《同一首歌》！”

妈咪排长终于受不了了，他把手一挥：“好了，同一首歌再唱一遍有杀麻意思咧？不要温柔了，掐死你的温柔吧！”

在两个班的哄然大笑声中，妈咪排长声如洪钟地叫道：“1排注意，立——正——！”